

第二章 齊桑姆的經驗知識理論

基礎論者主張證成關係最後會訴諸基礎信念 (basic belief)。他們認為運用這些基礎信念將可以證成其他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但是由此我們可以衍生出兩個問題：何謂基礎信念呢？我們又如何利用這些基礎信念來證成其他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呢？面對這兩個問題，齊桑姆該如何回答呢？

和一般基礎論者不同，齊桑姆提出兩個特殊觀點，其一：信念之理據是有程度上的差異；而關於這一點，恰恰好符合我們一般人對信念所抱持的態度，就好比說我們認為「相信 $1+1=2$ 」比「相信明天會下雨」來得更合理。為了凸顯信念不同的證成程度，齊桑姆定義許多知識概念。這些知識概念形成一個知識層階，而這個知識層階剛好表達我們的信念有著高低不同的合理性。其二：我們的經驗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而這種性質說明了我們的經驗不但主動地顯現給我們，而且如果我們相信我們的確擁有某種經驗，那麼對我們來說，「我們擁有什麼樣的經驗」便是確定的。換句話說，關於我們某種特殊性質的信念對應於齊桑姆的知識層階，其知識地位是最高的。而這些關於我們某種特殊性質的信念也就是齊桑姆他所主張的基礎信念。關於齊桑姆這兩點特殊論點，將說明我們如何證成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

在本章，我們所要做的工作是說明齊桑姆關於經驗知識的想法。首先，為了瞭解齊桑姆的經驗理論，我們必須先說明齊桑姆特殊的知識概念。此外，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齊桑姆所使用的那些概念，和我們一般在使用時的意義不同。因此，我們不厭其煩地，逐一將他的概念加以解說，以避免混淆。接著，在這些不同的知識概念之中，我們特別著重說明的是那些齊桑姆認為享有最高的知識地位的信念，並且說明我們為什麼可以用那些信念來證成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最後，齊桑姆將藉由很多方法，像是形構一些知識原則 (epistemic principles) 或結合某些融貫論的想法，來說明我們如何從關於我們特殊性質的信念來證成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

第一節 知識概念

「證成」(justify)是一種知識性評價，應用在信念上來表達其合理性(reasonableness)。齊桑姆認為一個理性的人是可以直接透過反省而辨別自身所持有的信念之合理性；雖然我們無法將信念之合理性數值化，但是在證成的強度上有所不同，例如：確定的(certain)、具有明證性的(evident)及可能的(probable)等等。這些都是他特別定義的知識概念(epistemic concepts)，而這些知識概念都預設了下面這個未定義的關係性概念：關於某一個信念 p ，某個人 S 衍生出任意兩個信念態度 x 、 y ， x 至少和 y 一樣合理的。²根據這個概念，齊桑姆定義了“ x 比 y 更合理”這個關係性概念：關於某一個信念 p ， S 有兩個不同的信念態度 x 、 y ，如果「 y 至少和 x 是一樣合理的」這一點是錯的，則對 S 來說， x 比 y 來得更合理。透過上述未定義的概念，齊桑姆還提出了兩條關於知識的原則：(1) 如果對 S 來說， x 比 y 來得更合理，則 y 不會比 x 來得更合理；(2) 如果對 S 來說， x 比 y 來得更合理，且如果 y 比 z 來得更合理，則 x 比 z 來得更合理。前項原則說明了信念之間的合理性關係是不對稱的(asymmetrical)，稱之為不對稱原則；後項說明了信念之間的合理性關係是傳遞的(transitive)，稱之為傳遞原則。

給定一個信念內容 p ，隨著我們所採取的態度不同，而可能有下面三種不同的狀態：相信 p 、相信- p 及擱置 p 。接著，齊桑姆將運用上述所提到的那些概念和原則，來定義他的知識概念。舉例來說，某個信念內容 p 為「火星上有生命存在」，那麼對我來說，我可能會有下面三種不同的信念：「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相信火星上沒有生命存在」及「擱置火星上有生命存在」。假設我們不知道火星上有無生命存在，我們可能會既不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也不相信火星上沒有生命存在。因此，我們可能會擱置火星上有生命存在。然而，我們一旦有證據來證明火星上可能有生命存在，那麼對我們來說，「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和「相信火星上沒有生命存在」不是一樣合理的，也就是對我們來說「『相信火星上沒有生命存在』和『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至少是一樣合理的」這一點是錯的，那麼根據上述的定義，對我們來說，「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比「相信火星上沒有生命

² 對於某個信念內容 p ，我們往往會採取各種不同的信念態度，如希望 p 、討厭 p 或欲求 p 等等；而在知識論上，我們採取的態度可能是“相信”以及“擱置”(withhold)。例如：對某個基督徒來說，他相信上帝存在；對一個無神論者而言，他相信沒有上帝存在；而一個不可知論者可能對於上帝的存在持保留態度。在此，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相信 p 」和「相信- p 」不算是同一個信念。因為它們的內容不同，所以“相信 p ”和“相信- p ”不是同一種信念。不過它們算同一種信念態度。

存在」來得更合理；反過來說，「相信火星上沒有生命」不會比「相信火星上有生命」來得更合理。是故，齊桑姆認為對我們來說，「相信火星上有生命」是可能的（probable）。齊桑姆如此定義“p 是可能的”：對 S 來說，相信 p 比相信-p 來得更合理。³在這裡，“p 是可能的”指的是我們一般使用「可能」之意思，而不是指機率或邏輯上「可能」的意思。不過依據一般我們對「可能」的瞭解，齊桑姆同意僅僅可能的信念還是有程度地差異的。例如：對我來說，「明天是好天氣」最多只是可能的；「這一個禮拜都是好天氣」最多也只是可能的。雖然這兩個信念對我來說是可能的，但是前一個信念的可能性比後一個信念的可能性來得大。簡言之，就齊桑姆而言，兩個僅僅可能的信念仍有程度上的差異，只是我們不能因此把信念的可能性（probability）數值化。理由在於我們先前曾提到的，齊桑姆的知識概念是屬於質性的比較，而非量化之後的結果。

如果我們握有關於火星上的生命之證據，但是不管這些證據是否足以說明火星上真的有生命出現，那麼對我們來說「擱置火星上有生命存在」沒有比「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來得更合理；換句話說「擱置火星上有生命存在」最多和「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是一樣合理。就此，齊桑姆斷言：對我們來說，「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是知識上無虞的（epistemically in the clear）。齊桑姆如此定義“p 是知識上無虞的”：對 S 來說，擱置 p 沒有比相信 p 來得更合理。⁴

承接上述的例子，如果最近我們掌握某些證據，這些證據顯示出火星上有不明物體，其成分和地球上的水之化學結構相同，那麼對我們來說，「相信火星上有生命」比「擱置火星上有生命存在」來得更合理。如此一來，齊桑姆認為對我們來說，「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是已無合理的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齊桑姆如此定義“p 是已無合理的懷疑”：對 S 來說，相信 p 比擱置 p 來得更合理。⁵我們從齊桑姆的定義來看，如果 p 是已無合理的懷疑，則「我們相信 p」是比較合理的，也就是說我們相信 p，在一般意義下，我們似乎會傾向接受 p 為真之機會

³ See Chisholm, Roderick M. *Theory of Knowledge*, 1989, 3r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Theory of Knowledge, 之後我們均簡稱為 TK), p10. P is probable for S =DF. S is more justified in believing P than in believing the negation of P.

⁴ See Chisholm, 1989, TK. p.16. P is epistemically in the clear for S =DF. S is not more justified in withholding P than in believing P.

⁵ See Chisholm, 1989, TK. p.11. P is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for S =DF. S is more justified in believing P than in withhold P.

比較高。而且在一般情形下，恰恰好有些真的信念是，我們相信它們比擱置它們來得更合理。然而，有沒有可能有假的信念對我們來說也是相信它們比擱置它們來得更合理呢？齊桑姆提出一個論證，如果懷疑主義是錯的；又如果我們真的知道許多外在世界的知識，那麼對我們來說，很可能有些假的信念是我們相信它們比擱置它們來得更合理的。舉例來說，拍片現場擺設很多假的穀倉，當我們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看到那些假穀倉時，會以為那些假穀倉就是真穀倉，也就是對我們來說「相信那裡有穀倉」比「擱置那裡有穀倉」來得更合理。因此，根據齊桑姆的定義，「相信那裡有穀倉」對我們來說是已無合理的懷疑。但是那裡不一定有穀倉。由此可知，有些假信念對我們來說也可能是已無合理的懷疑。

經由上述的說明，我們知道：給予某個信念，隨著主體採取不同的信念態度，而有不同的知識地位，如「可能的」、「知識上無虞的」、「已無合理的懷疑」等等。但是按照常理來說，我們的信念系統並不是只有一個信念，其實我們擁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信念。從而，齊桑姆認為有些信念的知識地位，是和我們面對其他信念所採取的信念態度相比較的而得來的。舉例來說，對我來說，「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比「擱置火星上有生命存在」來得更合理，那麼「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是已無合理的懷疑。接著，我如果將「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和其他我所持有的信念相比較，譬如「擱置太空人沒有喝酒」，而且這兩個信念對我來說至少是一樣合理的，則根據齊桑姆的定義，「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對我來說是具有明證性的（evident）。齊桑姆如此定義“p 是具有明證性的”：「對每一個除了 p 以外的 q，S 相信 p 和擱置 q 至少是一樣合理的」。⁶從上述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不僅是已無合理的懷疑，而且是具有明證性的信念。簡單地說，只要某個信念和主體的其他信念相比較，就可以獲得其他不同的知識地位。除此之外，如同先前所述：一個假信念可能是已無合理懷疑，那麼一個假信念也可能是具有明證性的。

另外，就齊桑姆而言，一個具有明證性的信念是成為知識最低的要求。換言之，信念的證成程度必須是具有明證性、明顯的或確定的，才能夠成為知識。稍後，我們會說明另外兩個證成地位比較高的知識概念。現在我們僅限於討論具有

⁶ See Chisholm, 1989, TK. p.11. P is evident for S =DF. For every proposition Q, believing P is at least as justified for S as is withholding Q.

明證性的信念和知識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太陽系有九顆行星，阿弟相信太陽系有九顆行星，而小唐知道太陽系有九顆行星。他們同樣地相信一個真信念，為什麼小唐知道太陽系有九顆行星而阿弟不知道太陽系有九顆行星呢？到底小唐比阿弟多知道什麼呢？他們兩個人的差別在於：對阿弟來說，他只是相信一個關於行星數的真信念，沒有足夠的理據來支持他的信念成為知識；而對小唐來說，「相信太陽系有九顆行星」不僅是真信念，而且還是一個具有明證性的信念。由此推知，只要我們所擁有具有明證性的信念為真，那麼我們就算有知識。

承接上述的例子，如果對我來說「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比「擱置太空人沒有喝酒」來得更合理呢？齊桑姆如此定義“p 是明顯的”（obvious）：對 S 來說，對每一個除了 p 之外的 q，S 相信 p 比擱置 q 來得更合理。⁷那麼根據齊桑姆的定義，「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對我來說是明顯的。

如果對我來說「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比「擱置太空人沒有喝酒」來得更合理，那麼「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再跟主體其他信念比較呢？又假設對我來說「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和「相信太空人沒有喝酒」至少是一樣合理的，那麼根據齊桑姆的定義，「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存在」對我來說是確定的（certain）。齊桑姆如此定義“p 是確定的”：對 S 來說，對每一個 q，相信 p 比擱置 q 來得更合理，且相信 p 和相信 q 至少是一樣合理的。⁸

我們若將這些知識概念由小到大排序，最低階的是「可能的」，最高階的是「確定的」，則這六個知識概念形成一個特殊的知識層階，其形式如下：

6. 確定的（certain）；
5. 明顯的（obvious）；
4. 具有明證性的（evident）；
3. 已無合理的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2. 知識上無虞的（epistemically in the clear）；
1. 可能的（probable）。

在這個知識層階中，除了最上層的“確定的”之外，其他的每一個知識概念，都

⁷ See Chisholm, 1989, TK. p.16. P is obvious for S =DF. For every proposition Q, S is more justified in believing P than in withholding Q.

⁸ See Chisholm, 1989, TK. p.12. P is certain for S =DF. For every proposition Q, believing P is more justified for S than withholding Q, and believing P is at least as justified for S as in believing Q.

被它上面一個知識概念所包含，例如： p 是可能，也是知識上無虞的。不過我們要在這邊特別說明的是，齊桑姆並沒有明確地說明這裡的“包含”指的是邏輯上蘊含的意思，還是沿用他後面所定義的意思。但是從比較高的知識概念之定義，只要我們加上一些合理的預設或是運用他關於證成的原則，則我們可以得到比較低的知識概念之定義。舉例來說， p 是已無合理的懷疑，根據已無合理的懷疑之定義，對某人 S 來說相信 p 比擱置 p 來得更合理。接著我們根據不對稱原則，對 S 來說擱置 p 沒有比相信 p 來得更合理。再根據齊桑姆關於知識上無虞的定義，我們就會得到「 p 是知識上無虞的」。因此，如果 p 是已無合理的懷疑，則 p 也是知識上無虞的。然而，我們將會發現如果反之，則不必然。換句話說，如果 p 是知識上無虞的，則 p 不一定是已無合理的懷疑。比方對某人來說擱置 p 沒有比相信 p 來得更合理，利用齊桑姆的關係性概念，我們知道對此人來說要嘛擱置 p 和相信 p 是一樣合理，或相信 p 比擱置 p 來得更合理，但是我們得不到相信 p 一定比擱置 p 來得更合理。由此可知，若 p 是知識上無虞的，則 p 有可能是已無合理的懷疑，但不見得一定是已無合理的懷疑。

另外在這個層階中，齊桑姆認為我們不能主張具有高度證成的信念就相對享有高度的知識地位，比方說具有明證性的信念是一個高度證成的信念，但是具有高度證成的信念不一定是具有明證性的信念。假設凡是具有高度證成的信念就是具有明證性的信念。如果我昨天走路上學，且之前我都是走路上學，則我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明天我也會走路上學。然而，齊桑姆認為「我相信我明天會走路上學」這個信念對主體來說並不一定是具有明證性的信念。因為我們不會知道我明天是否真的走路上學，所以「我相信我明天會走路上學」並不具有較高的知識地位。此外，我們猜想還有其他可能的理由，造成齊桑姆認為這類信念不具較高的知識地位。從他的定義得知，具有較高的知識地位之知識概念是要和主體所持有其他信念相比較的，而「我相信我明天會走路上學」的內容是涉及未來，可能主體將此一信念和當下的信念相比，都不足以支持「我相信我明天會走路上學」，使之具有明證性。因此，這類涉及未來的信念，對齊桑姆來說可能不會具有較高的知識地位。即便我們有很強的歸納結果來支持我們的信念，可是沒有人會知道明天或是一個禮拜後我是否走路上學。所以，具有高度證成的信念是不一定具有明證性的。

雖然具有高度證成不一定是具有高度知識地位的信念，但是這些信念對主體來說還是可以享有某種知識地位。比方說「相信我明天走路上學」這個信念，只要檢視主體當下所持有的信念狀態就可以判斷此一信念具有何種知識地位。如果對 S 來說「相信我明天會走路上學」比「擱置我明天會走路上學」來得更合理，那麼根據齊桑姆的定義，對 S 來說，「相信我明天走路上學」是已無合理的懷疑。

總而言之，給定某個信念 p，若 p 是有理據的，則僅當主體檢視自身所持有的信念，再對照這個知識層階，就可以發現每一個信念都會對應到某個知識概念，因而知道自身所持有的信念得到哪種知識地位。但是並非所有有理據的信念都可以成為知識。例如：p 是可能的，也就是說 p 是有理據的信念。但齊桑姆認為 p 的知識地位太低，以致於我們不會接受 p 成為知識。因此，齊桑姆主張至少必須是具有明證性的信念才有可能成知識。然而，在我們的經驗信念之中，哪些是具有高度知識地位的信念呢？而那些具有高度知識地位的信念是否就是證成關係的基礎呢？接下來，讓我們從經驗出發，來看看齊桑姆如何主張某些關於我們經驗的信念具有高度知識地位，並且告訴我們這些信念如何證成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

第二節 經驗信念之性質

看到貓追著狗跑；聽到呼嘯而過的警鳴聲；嚐到苦澀的紅酒；摸到軟軟的海參。我們最初都是依賴感覺來認識周遭的環境。當我們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的時候，我們不僅憑藉視覺器官“看到”那一隻貓，也同時意識到我們的感覺經驗——「那裡有一隻貓」。如若窗外並沒有貓，而我們在作夢，誤以為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則齊桑姆認為事實上我們仍然有關於貓的感覺；而且關於這一點，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否認我們當下的感覺經驗。雖然我們的感覺不一定能如實地反映外在世界的樣貌，但是我們所擁有的感覺經驗卻不是任何人可以反駁的。到底我們的感覺擁有什麼樣的性質，以致於一旦我們有了感覺就沒有人可以推翻呢？而用來描寫我們感覺經驗的信念又有什麼樣的特色呢？這些經驗信念在證成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接下來，我們將逐一說明。

第一項 自身呈現性質

我們大部分都是憑感覺來認識這個世界。假設有一隻貓躺在屋頂上，而當我打開眼睛，主動映入眼簾的是“一隻貓”和“一間房子”，此刻我認為我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並且我感覺到屋頂上有一隻貓。不管我們所見之物是否存在，一旦我們擁有了感覺，感覺不只呈現外在世界的樣貌，也呈現某些經驗；換句話說我們是被動地接受外在世界所給予的刺激，而我們的感覺是自動地呈現那些刺激給我們，就像一面鏡子將所接受到的現象全然地反映給我們，齊桑姆認為我們的感覺具有某種性質，而這種特殊的性質他稱之為「自身呈現性質（self-presenting property）」，其定義如下：

P 是自身呈現的，意即每一個被 P 所涵衍（entail）之性質，這些性質都包含（include）思想性質。⁹ 【D1】

我們發現齊桑姆關於「涵衍」有兩種不同的版本。第一種是 1989 年齊桑姆在《知識理論》一書中所提到的：「若 P 涵衍 Q，意即相信有東西是 P 的，也會包含相信有東西是 Q」；而第二種是齊桑姆在 1990 年所發表的〈知識原則之地位〉一文中提到：「性質 P 概念上涵衍性質 Q，意即不管任何人，凡是會設想 P 者也會設想到 Q，且不管什麼東西，凡是有 P 者也會有 Q」。¹⁰對齊桑姆來說，他認為前者是歸屬上的涵衍（attributational entailment），而後者是概念上的涵衍（conceptual entailment）。接下來，我們用例子來解釋齊桑姆關於自身呈現性質的定義。假設 p 是[感覺到有一隻貓]，q 是[有某種感覺]。¹¹根據第一種版本，p 涵衍 q，因為不可能有人相信他感覺到有一隻貓，而不相信他有某種感覺的。另外根據第二種版本，

⁹ See Chisholm, 1989, TK. p.19. P is self-presenting =DF. Every property that P entails includes the property of thinking. A property P may be said to include a property Q provided that P is necessarily such that whatever has it has Q. Kalsi 在 1996 年發表〈在齊桑姆的知識理論中自身呈現性質的問題和斑點母雞〉一文，曾提到齊桑姆的「思想」似乎意指所有心理／心靈狀態或活動。在這裡多加個“似乎”是 Kalsi 為了避免混淆，不過她認為齊桑姆的「思想」應該傾向心理活動。

¹⁰ See Chisholm, 1989, TK. p.19. P entail Q =DF. Believing something to be P includes believing something to be Q. See Chisholm, “The Status of Epistemic Principles”, *Nous*, 1990. p.210. P conceptually entails Q =DF. P is necessarily such that whoever conceives it conceives Q; and whatever has it has Q.

¹¹ 在本文，我們都將用 “[...]” 表示...性質，如思想這個性質表示為[思想]。

p 也涵衍 q，因為凡是設想他感覺到有一隻貓的，也會設想他有某種感覺，且凡是有[感覺到有一隻貓]的人也會有某種感覺的。雖然關於「涵衍」，齊桑姆有兩種不同的版本，不過我們發現這兩種版本都能解釋何謂自身呈現性質，而且初步看來也沒有發現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因此，我們暫時在此採用第一種版本的定義。我們之所以這樣做的理由在於，第一：第一種版本的定義是從齊桑姆 1989 年之《知識理論》來的，而這本書是他系統式地表達了對於知識的想法；第二：此版本的定義是涉及了主體的信念，是比較貼近知識論的意涵。¹²

根據齊桑姆關於「涵衍」的定義，再承接先前所述的例子，當我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時，[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是否是自身呈現呢？根據 D1，我們必須檢查[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所涵衍的每一個性質 Q_1 、 Q_2 、 Q_3 ……，是否都包含[思想]。假設 Q_1 是[看到某物]，那麼有沒有可能有人相信他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卻不相信他看到某物呢？¹³答案是：不可能的。若有人相信他自己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就一定會相信他自己看到某物。因此，[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涵衍[看到某物]。根據 D1，[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涵衍[看到某物]，而[看到某物]包含[思想]。照道理說，[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是自身呈現的。不過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齊桑姆的 D1 是一個複雜的定義。根據他的定義，我們必須逐一檢查[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所涵衍的每一個性質，而且這些性質都必須包含[思想]，我們才能說[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是自身呈現的。換言之，只要我們找到一個不包含[思想]的性質，而此一性質是被[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所涵衍，那麼[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就不是自身呈現的。

然而，什麼樣的性質是不包含[思想]呢？有一種可能：非心理性質（non-mental property）不包含[思想]。如果我們能夠找到[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涵衍非心理性質，那麼[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就不是自身呈現的。然而，[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涵衍[是貓]。因為不可能有人相信他自己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卻不相信有東西是貓。所以，[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涵衍非心理性質—[是貓]。但是[是貓]是非心理性質，不會包含[思想]。是故，根據齊桑姆的定義，[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不是自

¹² 稍後我們在第三章將會進一步延伸討論這兩種定義的差異。其實我們將會發現如果齊桑姆採用第二種版本，將會比採取第一種版本來得更有利。

¹³ 這裡的“某物”指的是外在對象物。不過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當我相信我看到某物，並不表示一定有某物存在。因為有可能我們是處在幻覺之下，以為自己看到某些東西，可是事實上沒有任何東西存在。所以我相信我看到某物，不表示一定有某物存在。關於這一點，我們稍後在本章第二節還會進一步詳細說明。

身呈現的。

我們一般直覺都會以為當我們看到那裡有一隻貓，則[看到那裡有一隻貓]是自身呈現的。但是根據齊桑姆關於自身呈現性質的定義，[看到那裡有一隻貓]不是自身呈現的。讓我們來看看其他被我們直觀認為是自身呈現性質的例子，是否符合齊桑姆關於自身呈現性質的定義。假設我們的眼前有一面白色的牆，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那顯現為白色，則[顯現為白色]是否為自身呈現的呢？如果我相信有東西顯現白色，則我必然也會相信有某物是東西。因此，[顯現為白色]涵衍[是東西]。然而，有某物是東西，不表示此一某物會思想。例如：我們眼前的那面白色的牆，雖然它是東西，但它不會思想。因此，根據 D1，[顯現為白色]不是自身呈現的；也就是說[顯現為白色]涵衍了一個不包含[思想]的性質，因此[顯現為白色]不是自身呈現的。

接連兩個例子都是我們以為是自身呈現的性質，實則卻不符合齊桑姆關於自身呈現性質的定義。對齊桑姆來說，到底什麼樣的性質是自身呈現的呢？承接上述的例子，當我們看到一面白色的牆，此時我們的知覺經驗之內容是「某物看起來是白色」。在一般情形之下，「某物看起來是白色」是指我們處於某種心理狀態之下。可是齊桑姆的用法卻十分特別，他認為當我們看到某物時，[看到某物]是我們的性質之一；換句話說，我們的經驗狀態或信念都是我們的性質。如果表達我們的經驗內容是指對象物的性質，那麼那些性質就會涵衍一個不包含[思想]的性質。因此，對象物的性質不是自身呈現的，如上述兩個例子。但是如果表達我們的經驗內容是指我們所經驗到的內容，例如：[感覺某物看起來是白色]。那麼根據 D1，[感覺某物看起來是白色]就是自身呈現的。因此，自身呈現性質是指依賴我們感覺所呈現的方式而呈現其自身之性質，如[感覺某物看起來是白色]。這種呈現我們感覺經驗內容的自身呈現性質，齊桑姆稱之為「感覺性質」(sensible property)。¹⁴

另外，有些自身呈現性質是涉及我們的思想，齊桑姆稱之為「意向性性質」(intentional property)。意向性性質也是和我們的心理狀態有關的性質。如果你有這種性質，那麼你一定在思考。由此，你得不到任何不包含[思想]的性質。舉例來

¹⁴ 一般來說，“經驗內容”是指我們的經驗有命題內容的。不過在本文中，當我們說“經驗內容”，是指我們的經驗不但包含有命題內容的感覺，也包含沒有命題內容的感覺，如「痛」。

說，某甲想像那裡有鬼，[想像那裡有鬼]性質是否是自身呈現呢？若[想像那裡有鬼]所涵衍的每一個性質，不可能不包含[思想]，那麼[想像那裡有鬼]就是自身呈現的。凡是擁有[想像...]者，必然地會思考；凡是會思考者，必然地有[思想]。因此，[想像那裡有鬼]所涵衍的每一個性質，這些性質都包含[思想]。所以，[想像那裡有鬼]是自身呈現。由此可知，每當我們進行各種心理活動，如判斷、希望或憎惡等等，我們就擁有意向性性質，而這些性質也都是自身呈現的。不過齊桑姆認為傳統的知識論者只強調前者，而忽略了後者，因此他認為一個好的知識理論必須考慮到這兩種性質。但是本文主要討論是經驗知識的部分，所以我們都將焦點集中在討論感覺性質的部分，而關於齊桑姆的意向性性質的部分暫且不談。

回到先前所說的例子，[顯現白色]和[感覺某物看起來是白色]乍看之下都是在描述我們的經驗內容。但是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前一個性質不一定是指我們的感覺內容，有可能是在描述對象物之性質；而後一個性質所描述的是我們所感覺到的內容。根據齊桑姆關於自身呈現性質的定義，我們得到物理性質不是自身呈現的，因為物理性質會包含一個非心理性質，也就是[有某物存在]，而非心理性質不會包含[思想]。所以，對象物的性質不可能是齊桑姆所主張的「自身呈現性質」。接著，為了能更精確地掌握我們的經驗信念，齊桑姆將從語法和語意兩方面來分析那些關於我們感覺經驗的信念。就讓我們看看齊桑姆主張我們感覺經驗的信念有什麼樣的特色。

第二項 感覺與現象

齊桑姆認為我們必須要正確地描述我們的感覺經驗，我們才能更進一步理解知覺的本質。首先，我們從文法結構來看，齊桑姆將知覺動詞的受詞分成三大類：

- 一、有些知覺動詞擷取簡單的受詞，如「He sees a cat」。¹⁵
- 二、有些知覺動詞之受詞是 that 子句，如「He sees that a cat is on the roof」。¹⁶
- 三、有些受詞是“半複雜受詞”（semi-complex object），這類受詞是介於前面兩者之間，如「He sees a cat sitting on the roof」。

¹⁵ 這類的受詞，稱之為簡單文法受詞。為了能更清楚地區別這些語句的差異，在這裡我們用英語的語句來作例子。

¹⁶ 這類的受詞是信念式受詞。

接著，讓我們逐一來看看齊桑姆如何分析這三種不同的語句。首先，齊桑姆認為第一種用法不蘊含主體的信念和知識。¹⁷比方說有人看到貓，我們知道實際上他所看到的是一隻貓。但是根據他的行為，我們可能判斷他並沒有意識到他看到的是一隻貓，因為他可能看著貓卻對著它汪汪叫。所以，我們可以不矛盾地說「他看到貓，但他沒有想到他看到的是一隻貓」。而齊桑姆認為第三類的用法是相對地簡單且直接的，可是很容易被人誤解，特別是關於知覺哲學寫作上。齊桑姆認為這類的語句僅僅指涉到物理上的因果過程，例如：他看見那坐在屋頂的貓，等同於他看見“有某物在屋頂上”、“該物是有條紋、鬍子、四隻腳和一條尾巴的貓科動物”。因為這類語句只是我們對物理性的因果過程所做之描述，和先前討論的第一類語句類似，不一定等同於主體的經驗。所以，不蘊含經驗主體的立即經驗或證成他的信念。根據文法受詞而分析出來的這三種類型，齊桑姆認為第一和第三類的語句並不是我們所要尋找當作感覺理據之信念。

就齊桑姆而言，第二類語句才是他想要用來當作理據的感覺信念，理由在於這類信念蘊含主體的信念及知識。舉例說明之，當某人說「我看到在屋頂上的貓」，也就是說屋頂上有一隻貓，而這隻貓被他知覺成“貓”。如果屋頂上真的有一隻貓，那麼他當下的感覺不但讓他相信屋頂上有一隻貓，也讓他有理據說我知道屋頂上有一隻貓。如果屋頂上根本沒有貓，那麼齊桑姆認為我們做這樣的斷言會有問題的。因為那裡沒有貓，而且事實上他不知道那裡有一隻貓。所以他不能宣稱：「我看到有一隻在屋頂上的貓」。雖然這個人不能作這樣的宣稱，不過齊桑姆認為這個人還是可以相信「那裡有一隻貓」，只是他剛好相信一個假的命題。因此，為了避免產生模稜兩可的說法，齊桑姆修改這類的語句。

假設我真的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因為「我看到在屋頂上的貓」蘊含了「那裡有一隻在屋頂上的貓」，所以齊桑姆認為我們可以把從屬子句的主詞移出來，放到句子的最前面，也就是改寫成：「在屋頂上的貓被我知覺為在屋頂上的貓」(A cat on the roof is perceived by me to be a cat on the roof)。萬一屋頂上根本沒有貓，就表示「我看到在屋頂上的貓」沒有蘊含「有一隻貓在屋頂上」，此時齊桑姆認為我們就不能改寫成「在屋頂上的貓被我知覺為在屋頂上的貓」，應當是改寫成「我以為

¹⁷ A 不蘊含 (imply) B，意指 (A 和-B) 是可能的。

有一隻貓在屋頂上」(I takes there to be a cat on the roof)。

齊桑姆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改寫呢？而他做這樣的改寫有什麼意義呢？一般而言，我們一開始是憑知覺來認識外在世界，而我們的知覺總是受限於對象物以某種方式向我們顯現 (appear)。因此，齊桑姆認為如果我們想要正確地描述我們的知覺經驗，則就必須先行理解對象物所顯現的方式。

我們所感覺到的現象 (appearance) 不只受對象物之性質所影響，也受到當下環境條件所影響。¹⁸舉例來說，我們把手浸在一杯恆溫 40°C 的水裡，剛開始我們會感覺水微溫。假使我們先接觸冰涼的水再去接觸原來的水，就會覺得水的溫度似乎比先前所感覺到的溫度還要高一些。在這個例子中，水的性質並沒有改變，只是我們受到環境的影響，以致於我們先後所感受到的現象有所不同。因此，我們所接受到的現象會隨著不同的觀察條件而改變。如果我們因此把現象當作是對象物的性質，那麼齊桑姆認為這會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必須把現象理解成我們所知覺到的對象物。如此一來，現象是如何提供我們關於外在世界的訊息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齊桑姆試著提出一些解釋。一般而言，當我們在表達「我似乎看到光」(It seems to me that I see light)，可能會出現有一、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有時指的是下面所說的第一種，有時指的是下面所說的第二種，甚至有可能兼具兩種意思。首先，我們來看齊桑姆所認為第一種想要表達的意思：當主體說「我似乎看到光」，這句話僅僅只是主體在陳述他自身的信念，並沒有增加其他額外的訊息，也就是說「我似乎看到光」相當於「我相信我看到光」。在這個脈絡下，齊桑姆認為這種包含“似乎”的語句表達了我們擁有什麼樣的自身呈現性質；引用上述的例子，我有一個自身呈現性質，而這個性質就是“似乎看到光”。

另外，當主體表達「我似乎看到光」，第二種所表達的是提供主體一個退路。奧斯丁 (J. L. Austin) 認為「我知道...」這類語句是有風險的，說話者必須提供某種保證。因此，當我表達「我似乎...」，我不需要提供任何保證，端看聽眾自己選擇要不要相信此一信念。

有別於前面描述的兩種意思，聖·奧古斯丁表達“顯現”的語句是另一種意

¹⁸ 這裡的「現象」(appearance) 指的是主體所知覺到對象物顯現給自身之樣貌。例如：「我看到屋頂上有一隻貓」，我的感覺所擷取的是那個臉上有鬍子、有四隻腳和一條尾巴的物體。另外，齊桑姆的主張是對象物性質是不變的。

思。例如：「這（向我）顯現為白色」（This appears white to me），他認為這句話只是在描述某一種事態，並非表達主體的信念。¹⁹此外，他還認為我們要用一種描述性或現象式的方式來刻劃我們的感覺經驗；而這樣的方式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會出現矛盾或不一致的說法。比如說小唐認為「光（向我）顯現為黃色，但是我知道實際上光是白色」，對小唐來說他的信念並沒有矛盾的。爾後他又認為「在這光照射之下，這（向我）顯現為黃色，我知道它就是黃色」，這和前前他所說的信念還是沒有矛盾的。雖然事實上光是白色的，但因為小唐只是在說明他自己所經驗到的內容—黃色的光，所以前後兩個信念是不衝突的。

總括來說，齊桑姆認為關於後面這種描述式的信念，有兩點被當代許多哲學家所忽略。其一：「這（向我）顯現為...」所表達的意思和上述所說的「我似乎看到是...」極為不同，前者是無法為說話者保留一條退路。因為「這（向我）顯現為...」可能有矛盾，也就是說關於對象物性質的信念可能和關於我所見到的信念可能不一致。²⁰所以，「這（向我）顯現為...」並不提供主體一條退路。不過這句話的後半段加上「我知道...」，可以提供主體一個保證，不過這個保證是「這顯現為黃色」所擱置的。換言之，假設東西真的是黃色，就算我認為「這顯現為黃色」，則我的經驗也無法讓我的信念獲得保證。其二：這樣的信念之所以沒有矛盾，原因在於：這裡使用的“顯現”是一種描述性、現象式的方法。而這樣描述我們經驗內容的方式，不會受限於幻覺經驗；也就是說不管外在世界是否真有其物，我們僅僅在描述我們經驗的內容。因此，從上述兩種表達我們經驗內容的方式來看，相較之下，齊桑姆希望用描述性、現象式的方法來描述我們的經驗。這樣一來，我們可以隨著對象物的狀態、中間干擾項的狀態，或各種觀察條件的不同，從而改變那些對象物呈現給我們的方式。

除此之外，我們額外補充說明的是，齊桑姆表達我們經驗內容的方式。他採

¹⁹ “This appears white to me” 譯為「這（向我）顯現為白色」。我們為了翻譯更流暢，但又怕混淆知覺主體，所以把句子中的“to me”（向我）用括號把知覺主體括起來。稍後，在文章中遇到類似的情況，我們便將依此類推，不再特別加註說明。

²⁰ 在這邊齊桑姆著墨不多，因此，我們試著猜想另一種可能性。或許齊桑姆認為主體使用“「我似乎看到...」”，是表示主體不提供任何保證，而給自己留一條退路。這暗示主體為了給自己留一條退路，是有意識地做這樣的宣稱。而齊桑姆明文指出「這（向我）顯現為...」這類語句是一種描述性的方式，來表達我的經驗內容。這樣的語句之所以沒有辦法提供主體一條退路，在於主體只是單純地描述自身經驗的內容，並非為了保險起見，所採取的方法。

用知覺者當作主詞，而主體的經驗內容以副詞的形式來表達，如「我被顯現為貓的樣子」(I am appeared to catlikely)。²¹正因如此，人們將齊桑姆描述經驗的方法，稱之為副詞理論。他的副詞理論一方面說明了我們是被動地接受關於外在世界的訊息；二方面藉由這樣的描述方式，我們也可以躲掉是否有對象物存在而衍生的問題。

藉由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進一步地瞭解對象物所顯現的方式。接著我們繼續討論先前所提到的問題：為什麼齊桑姆要把我們關於經驗的信念分成兩類不同的信念呢？假設阿弟看到在前面有一隻貓，他認為他看到一隻貓。依照齊桑姆的說法，假使阿弟眼前沒有貓，但是阿弟的知覺仍然有某種現象。根據齊桑姆先前關於「顯現」的分析，有某物以像貓一般顯現的方式（向阿弟）顯現。雖然事實上沒有實物存在，不過齊桑姆認為我們的感覺還是會擷取某些現象，稱之為「知覺的擷取」(perceptual taking)，其定義如下：

S 以為那裡有 F，意即：(1) S 被顯現為如此這般；(2) 對 S 來說，他被顯現為如此這般是具有明證性的；(3) S 相信只有一個對象物（向 S）顯現為如此這般，且相信那對象物就是 F。²² 【D2】

從 D2 可以得知，如果 S 以為那裡有 F，那麼 S 有某種經驗內容，而且他是有道理去相信他所經驗到的內容。是故，當主體做「我以為那裡有 F」這樣的斷言時，不但表達主體所擁有的自身呈現性質，也表達了主體當下的信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無法從齊桑姆這個定義中得知真的有某物 F 存在。因此，我們想要小心翼翼地說明我們的感覺經驗，採取這樣的說法或許是比較安全的說法。倘若我們將幻覺的狀況套入 D2，那麼我們的信念也不是矛盾的。萬一事實是屋頂上真的

²¹ 在此我們提出幾點聲明。第一：「我被顯現為貓的樣子」，並非符合我們一般所使用的中文，但是為了貼近齊桑姆的想法，所以筆者才把「I am appeared to catlikely」譯為「我被顯現為貓的樣子」。第二：其中「貓的樣子」，不是指主體像貓的樣子，也不是指主體是貓，而是指主體的經驗內容是貓以一般正常顯現的那個樣貌。

²² See Chisholm, 1989, TK. p.41. S takes there to be an F =DF (1) S is appeared __ to; (2) it is evident to S that he is appeared __ to; and (3) S believe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that appears __ to him and that that thing is F. 其中“so-and-so”就是我們先前所說的「副詞」，是用來形容主體的經驗內容。

有一隻貓，而阿弟真的看到有一隻在屋頂上的貓，這時我們無法用 D2 來說明他的信念。關於這一點，齊桑姆改用其他的方式來陳述我們的知覺狀態，於是他拿 D2 來定義「知覺」(perceiving)，其定義如下：

S 知覺到有 F，意即：(1) 有一個以某種方式顯現（給 S）的 F；(2) S 以為有那種方式顯現（給 S）的 F；(3) 對 S 來說，F 以那種方式顯現，這點是具有明證性的。²³ **【D3】**

從 D3 我們可以知道，當主體知覺到某物時，事實上真的有某物存在。由此可知，當我們看到在屋頂上的貓，如果我們宣稱「我以為我看到在屋頂上的貓」，那麼表示不一定屋頂上真的有一隻貓，所以我們無法將它改成「有一隻在屋頂上的貓被我知覺成在屋頂上的貓」。又如果我們宣稱「我看到在屋頂上的貓」，那麼表示屋頂上真的有一隻貓，所以齊桑姆認為我們可以把它改寫成「有一隻在屋頂上的貓被我知覺成在屋頂上的貓」。雖然我們一般口語不會刻意區分「S 以為那裡有 F」和「S 知覺到有 F」的不同，但是齊桑姆運用哲學分析讓我們更清楚知道兩者之間的差異。這也是為什麼他認為某些第二類的語句需要作改寫之原因。

此外，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齊桑姆認為「S 知覺到有 F」將蘊含「S 知道有 F」。因為 S 知覺到有 F，不僅表示 S 真的有 F，又 S 相信有 F，且根據齊桑姆的知識概念之定義，對 S 來說，「S 知覺到有 F」是具有明證性的，所以 S 知道有 F。由此推知，當 S 宣稱「我知覺到有 F」，S 必須提供某種保證或理據。相較之下，當 S 宣稱「我以為那裡有 F」，最多 S 只是表達了自身的信念，也就是說在這個狀況下，S 可以用一種比較保守的態度來描述他的感覺經驗。因此，我們無法從「S 以為那裡有 F」導出「S 知道那裡有 F」。

大體來說，齊桑姆認為某些關於我們經驗內容的信念是享有較高的知識地位。而在這一項的討論裡，我們也較為清楚地知道只有某些表達我們經驗內容的信念才有可能享有較高的知識地位，也知道怎麼去陳述我們的經驗內容。照齊桑

²³ See Chisholm, 1989, TK. p.41. S perceives that there is an F = DF (1) There is an F that is appearing in a certain way to S; (2) S takes there to be an F that is appearing to him in that way; and (3) it is evident to S that an F is appearing to him in that way.

姆所說，我們所擁有的現象是如此多變的，而且我們是依賴這些現象的意義來認識外在世界，如果我們能正確地表達我們經驗內容，那麼那些表達我們的經驗之信念是如何提供我們關於外在世界的理據呢？

第三項 規範性

齊桑姆認為我們的感覺所表達的信念是個非規範性的情況，這裡的“情況”指的是“S 被顯現為如此這般”。然而，D3 的定義項中用到的“具有明證性”是一個規範性概念，又我們的感覺所表達的非規範性的情況卻是某些規範性情況的充分條件。既是如此，一個非規範性的信念是如何具有規範性的意涵呢？他企圖尋找一個判準，經由這個判準，使得非規範性信念可以陳述為具有規範性的信念，此一判準的形式如下：

「如此這般」傾向使得「S 被顯現為 F」具有明證性的。²⁴

透過這個的判準，我們就可以知道在什麼情況下 S 將會有理據地相信他被顯現為 F。齊桑姆參考古希臘哲學的理論，以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觀點為藍圖來說明這個判準。²⁵

批判理論的代表人物是卡尼亞德斯（Carneades）。他認為我們的知覺能給予我們關於對象物的「記號」（sign），這個記號就是齊桑姆先前所說的「現象」，也就是主體可以從過去的現象和對象物的性質中找到某種關連。但是他認為這種關連並不是歸納的關係，因為除非我們已經掌握某些關於對象物的性質，否則我們無法靠歸納得到任何關於對象物的信念。不過卡尼亞德斯認為現象和對象物的性質之間有一種可能性的關連，而他對「可能的」的定義，恰恰好和齊桑姆類似，指的是一種規範性概念。卡尼亞德斯如此定義“p 對 S 來說是可能的”：S 接受 p 是因為 S 有某種正向的理據；換句話說，p 是可能的，意即對 S 來說，S 接受 p 比接受 -p 來得更合理。舉例來說，假設阿弟以為那裡有一隻貓，如果對阿弟來說，「那

²⁴ See Chisholm, 1989, TK. p.43. So-and-so tends to make it evident to S that he is appeared to by an F.

²⁵ 齊桑姆之所以參考古希臘哲學的理論，原因在於古希臘哲學都是在討論現象在證成知覺信念的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獨斷理論（dogmatic theory）、歸納理論（inductive theory）和批判理論之中，齊桑姆認為前兩者雖有其優點，但只有批判理論是最接近真理的理論。故我們在本文僅討論批判理論。

裡有一隻貓」是可能的，那麼按照卡尼亞德斯的說法，阿弟會有某個態度，讓他接受「那裡有一隻貓」比接受「那裡沒有貓」來得更合理；也就是說阿弟會傾向以為那裡有某個被他當作是貓的東西。因此，套用卡尼亞德斯所說的，對阿弟來說，「以為那裡有一隻貓」傾向使得「有某個被他當作是貓的東西」是可能的。

根據卡尼亞德斯的理論，齊桑姆提出更深一層的主張，其內容如下：

1. 在某些條件下，主體有知覺的擷取，這不只衍生出可能性也會衍生出理據。
2. 只有主體所知覺擷取到的對象才會使得關於對象的信念具有明證性。

舉例來說，如果阿弟以為那裡有一隻貓，那麼阿弟會有某種態度，讓他傾向以為那裡有樣他以為是貓的對象物，也就是說對阿弟來說，「阿弟以為那裡有一隻貓」會傾向保證（tend to insure）「那裡有某物是貓」之理據。

齊桑姆引用麥榮恩（Meinong, A.）和斐爾士（Price, H. H.）的說法來支持他的想法，並且更進一步來說明為什麼主體所知覺擷取到的對象物會使得關於對象物的信念具有明證性。首先，麥榮恩認為當 S 以為那裡有一隻貓，此時如果 S 判斷「我知覺到有一隻貓」，則這個判斷是初步地有理據（presumptive evidence）。這裡的“初步的”（presumptive），是指我們的判斷暫時具有某種理據，但不因此為真。而他的想法同樣地被斐爾士所接受。斐爾士主張當我們知覺到對象物時，表達呈現我們心理狀態之信念，是關於外在對象之信念初步的理據。他認為我們不僅可以由此假設關於對象物信念之理據，而且我們是有權根據這個初步印象做這樣的推斷。因此，綜合齊桑姆、和其他三位哲學家的想法，我們的經驗可以陳述為具有規範性的信念，當作經驗知識的理據之一。雖然我們的感覺不一定能夠準確地呈現關於外在世界的狀態，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在證成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之過程中，我們的感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到目前為止，藉由齊桑姆的理論，我們不但瞭解經驗之性質，也瞭解我們的知覺是有理據去證成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或許有一種可能的說法：我們的經驗只是對象物（向我們）顯現的方式，我們不能用經驗來證明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但是齊桑姆不但反對這樣的想法，而且他還認為我們的經驗的確是可以用來證成其他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接下來，我們將要討論經驗信念如何作為外在世界之理據。

第三節 經驗知識之證成

爲了解決證成關係無限後退的問題，證成關係勢必要訴諸於基礎信念。什麼是齊桑姆的基礎信念呢？對他來說，主體的信念系統是很複雜的，有些信念蘊含其他信念；有些信念和其他信念相矛盾；有些信念被其他信念所確認（confirm）；有些信念是被其他信念所否認（disconfirm）。在主體的信念系統裡面，不需要依賴其他信念來證成的信念就是基礎信念。而哪些信念的理據不需要依賴其他的信念呢？一旦我們掌握了基礎信念，我們又如何運用基礎信念來證成其他信念呢？接下來，我們將闡述齊桑姆關於證成這部分的主張，看看他如何回答上述的問題。

第一項 證成之基礎

齊桑姆主張有些信念的理據是從其他的信念所得到的，亦即我們必須持有一群基礎信念，才能從這些基礎信念證成其他信念。那我們可能會問：什麼是他所主張的基礎信念呢？或許我們可以從笛卡兒的論點找到一個可能的方向。他聲稱只要我們去除任何我們所懷疑的事物，剩下那些不被我們懷疑的事物就是知識的基礎。在前一節我們提到關於經驗的性質，雖然我們的感覺不一定能如實地反映外在世界的樣貌，但是我們所擁有的感覺是無法被反駁的，由此可知，齊桑姆同意至少感覺是知識來源的一部份。

如果我們的感覺是知識來源之一，那麼表達我們感覺之信念是如何證成呢？假設我以爲那裡有一隻貓，什麼是「我以爲那裡有一隻貓」的理據呢？齊桑姆認爲只要我真的以爲那裡有一隻貓，我就已經掌握了「我以爲那裡有一隻貓」的所有理據；也就是說「我以爲那裡有一隻貓」是有理據的，若且爲若，我真的以爲那裡有一隻貓。我們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我以爲那裡有一隻貓」並不是由其他的信念所導出來的，而是自己證成自己；也就是用主體當下的狀態來證成表達主體此刻的狀態之信念。而這樣的信念，其理據不需要依賴其他信念所證成，就是齊桑姆的基礎信念。另一方面，根據 D1，[以爲看到那裡有一隻貓]是自身呈現性質。恰恰好齊桑姆利用這個例子說明了自身呈現性質的一般性原則，其形式如下：

如果性質 F 是自身呈現的，如果 S 有 F，又如果 S 相信他自己有 F 的話，那

麼 S 有 F，對他來說就是確定的。²⁶

【MP1】

首先我們要澄清的一點是，這裡的“確定的”，並不是指 S 感覺「S 有 F」是確定的，而是根據齊桑姆關於「確定的」之定義，如果對 S 來說，「S 有 F」是確定的，按照先前齊桑姆所定義的“確定的”概念，意即對每一個 q，相信「S 有 F」比擱置 q 更合理；且相信「S 有 F」至少和相信 q 是一樣合理的。換言之，對 S 來說，沒有其他信念比「S 有 F」來得更合理。回到上述的例子中，[以為看到那裡有一隻貓]是自身呈現的，而且我有[以為看到那裡有一隻貓]，如果我相信我自己有[以為看到那裡有一隻貓]，那麼根據 MP1，「我以為看到那裡有一隻貓」對我來說是確定的。由此，齊桑姆認為對我來說，「我以為看到那裡有一隻貓」是確定的，且如果我相信「我以為我看到那裡有一隻貓」，則我知道「我以為我看到那裡有一隻貓」。從這裡我們知道，利用自身呈現性質和齊桑姆的 MP1，至少我們可以獲得某些關於我們本身的自我知識。

到目前為止，根據 MP1，我們知道自身呈現性質是確定性來源的一部份，而關於自身呈現性質的信念是知識來源的一部份。就齊桑姆的意思，至少表達我們經驗的信念，它們的理據是不需要依賴其他信念就可以獲得的。因此，這樣的信念正是他所主張的基礎信念。接下來，齊桑姆將要告訴我們，如何用這些基礎信念證成其他經驗信念或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

第二項 理據之轉換

誠如上所述，如果齊桑姆主張關於自身呈現性質的信念就是基礎信念，則這些基礎信念可以證成部分經驗信念。舉例來說，「我看到一隻羊」，假設這個信念對我來說具有明證性，那麼它的理據是從兩方面得到的：1. 表達我當下感覺經驗之信念；和 2. 表述產生這個知覺經驗的條件之信念。由此可知，表達自身呈現性質的信念是部分地證成其他經驗信念。然而，表達自身呈現性質的信念和其他經驗信念之間有何種邏輯關係呢？為什麼我們可以用表達自身呈現性質的信念來證成其他經驗信念或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呢？

首先，齊桑姆預設我們並非對世界是一無所知的，也就是說我們擁有很多信

²⁶ See Chisholm, 1989, TK. p.19 If the property of being F is self-presenting, if S is F, and if S believes himself to be F, then it is certain for S that he is F.

念。再者，他主張凡是對我們來說是具有明證性的信念，就是我們的所有證據（total evidence）。在他預設這兩個前提之下，我們假設 S 以為那裡有一隻貓，根據前一項所說的，那麼「S 以為那裡有一隻貓」對 S 來說是確定的。如果對 S 來說，「S 以為那裡有一隻貓」是確定的，那麼對 S 來說，「S 以為那裡有一隻貓」就是他的所有證據之一。再根據先前第二節第三項所討論的，若 S 以為那裡有一隻貓，那麼他的態度會傾向有一個被他以為是貓的對象物，且他的傾向使得他有正向的理由去接受「那裡有一隻貓」。因此，「S 以為那裡有一隻貓」傾向使得「S 知覺到那裡有一隻貓」成為可能。齊桑姆將這類關係形式化為：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其定義如下：

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意即：e 必然地是，對每一個 S 來說，如果對 S 來說 e 是具有明證性的，那麼有一個 w 必然是：（1）對 S 來說，w 是具有明證性的；（2）w&e 可能是某個人的所有證據；（3）對任何一個掌握 w&e 是所有證據的人來說，h 是可能的。²⁷

【D4】

這裡“可能（probable）”的意思，齊桑姆指的不是指機率上的高低或統計上的多寡；而是指一般沒有學過統計或是讀過知識論的人對“可能”或是“大概”的想法。比方說我想他明天可能不會出席，亦即我相信他明天不會出席，而不會相信他明天會出席。此外，齊桑姆認為「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是一種邏輯關係；我們將定義用比較寬鬆的話來講，「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指的就是如果 e 是我們僅有的相關證據的話，那麼我們也會有某些理據來接受 h。由此可知，假設 e 是「S 以為那裡有一隻貓」，h 是「S 知覺到那裡有一隻貓」。根據 D4，若要“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成立的話，那麼 S 的所有證據可能包含 e 和 w。為什麼齊桑姆要主張 S 的所有證據可能包含 e 和 w，不能只有 e 是 S 的所有證據呢？雖然從文本無法找到直接證據，讓我們用例子試著解釋齊桑姆為什麼要這樣做。假設 p 是「大部分的天鵝都是白色的」，而 q 是「下一隻被觀察到的天鵝是白色」。p 之所以不會是任

²⁷ See Chisholm, 1989, TK. p.55. e tends to make h probable =DF e is necessarily such that, for every S, if e is evident for S, then there is a w such that (1) w is evident for S, (2) w & e is possibly such that it is someone's total evidence, and (3) h is probable for anyone for whom w & e is the total evidence. 對齊桑姆來說，「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也可以表示為「關於 e，h 是可能的」、「e 確認（confirm）h」。

何人的所有證據，是因為如果 p 確認 q ，那麼不可能有人只知道 p ，而不知道 p 所確認的其他信念。所以， p 必須和主體其他具有明證性的信念有關連，才可能是此一主體的所有證據。

如果 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又如果有一個信念 d ，且 e 和 d 不會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那麼 d 就是使得“ 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這個關係無效 (defeat)，其定義如下：

d 使得 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無效，意即： 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且 $d \& e$ 無法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²⁸ **【D5】**

如上述所說“ S 以為那裡有一隻貓”的例子，假設 d 是「 S 在作夢」，雖然 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但是「 d 且 e 」就不能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因此，我們知道當 S 的所有證據包含 e 和 d 時， S 不會相信 h 比相信 $\neg h$ 來得更合理。

齊桑姆接著利用“ 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這個關係，應用到某一主體上，如「對 S 來說， e 使得 h 是可能的」，其定義如下：

對 S 來說， e 使得 h 成為可能，意即：(1) 對 S 來說， e 是具有明證性的；(2) 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3) 對 S 來說，沒有一個具有明證性的 d ，且這個 d 讓 e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失效；(4) e 不涵衍 h 。²⁹ **【D6】**

齊桑姆企圖用 D6 來表達一種證成關係，也就是我們將先前可能性的邏輯關係運用到我們的所有證據上，我們就可以證成其他可能的信念。根據 D6，齊桑姆允許下面的情況發生：如果有些真信念對我們來說是具有明證性的，則有某個具有明證性的信念使這些真信念對我們來說是可能的；同理，有些假的信念對我們來說也是可能的。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D6 的第四個定義項，我們知道並非所有

²⁸ See Chisholm, 1989, TK. p.55. D defeats e 's tendency to make h probable =DF e tends to make h probable; and $d \& e$ does not tend to make h probable.

²⁹ See Chisholm, 1989, TK. p.56. e makes h probable for S =DF (1) e is evident for S ; (2) e tends to make h probable; (3) there is no d such that d is evident for S and d defeats e 's tendency to make h probable; and (4) e does not entail h . 其中，齊桑姆定義「 e 涵衍 h 」(e entails h) 為，意即： e 必然地是凡是接受 e 者也會接受 h 。這是指兩個信念之間的關係。

可能的信念都會被我們所接受。在此所討論的可能性，並不是指主觀的可能性，而是把可能性關係應用到我們的所有證據上。照這樣的說法，有些可能被主體所接受的信念不一定是可能的，有些可能的信念卻不一定會被主體所接受。

如果對我們來說，*e* 使得 *h* 是可能的，那麼除了可能性之外，*e* 有沒有可能使得 *h* 具有其他更高度的知識地位呢？齊桑姆從批判理論延伸他的想法，認為描述我們知覺的信念是初步有理據來證成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換言之，如果某個表達自身呈現性質的信念 *e*，對我們來說是具有明證性的，那麼 *e* 傾向使得某個經驗信念 *h* 具有明證性。在什麼樣的情況下，“*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這個關係成立呢？我們想要“*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這個關係成立，除了 *e* 對我們來說是具有明證性的，*h* 也要是具有明證性的，而且 *e* 和 *h* 可能都是我們的所有證據之一；如果這樣的話，那麼“*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這個關係就成立。齊桑姆將“*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定義如下：

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意即：*e* 必然是，如果 *e* 對 *S* 來說是具有明證性的，那麼會有一個 *w* 是：(1) *w* 對 *S* 來說是具有明證性的；(2) *w* 和 *e* 不能是任何人的所有證據；(3) *e*、*w* 和 *h* 可能是某人的所有證據。³⁰ **【D7】**

從上述定義中，齊桑姆推導出：如果 *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則 *e* 不涵衍 *h*。我們猜想可能的理由是，齊桑姆的信念式涵衍，是指凡是接受 *e* 的人必然接受 *h*。然而，如果“*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的關係成立，我們得不到凡是接受 *e* 的人必然地也會接受 *h*。所以，如果 *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那麼 *e* 不一定涵衍 *h*。由此推知，沒有任何信念傾向使得它本身具有明證性。因為如果“*e* 傾向使得 *e* 具有明證性”成立的話，那麼 *e* 不一定涵衍 *e*。然而，「*e* 不能涵衍 *e*」是有矛盾的。所以，沒有信念可以從它自己本身導出它的理據。

根據 D7，我們知道“*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如何成立，那什麼時候“*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不成立呢？假設小唐的所有證據包含 *e* 和 *h*，*e* 是「小唐

³⁰ See Chisholm, 1989, TK. p.52. *e* tends to make *h* evident =DF *e* is necessarily such that, if it is evident for someone *S*, then there is a *w* such that (1) *w* is evident for *S*; (2) *w* & *e* can not be anyone's total evidence, and (3) *w* & *e* & *h* can be someone's total evidence.

以為那裡有一隻貓」，**h** 是「小唐看到那裡有一隻貓」。照道理根據 **D7**，**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可是對小唐來說，「小唐相信他看到那裡有一隻貓」不是具有明證性的。因為他以為他自己被人催眠，所以他的所有證據包含「小唐目前處於幻覺的狀態」。因為小唐相信「小唐目前處於幻覺的狀態」，而使得“**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無效，所以對小唐來說，**h** 不是具有明證性的。齊桑姆把這個無效的例子，形式化之後定義如下：

d 使得“**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無效，意即：**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
且 **d** 和 **e** 無法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³¹ **【D8】**

道理和先前所講的可能性之情況雷同，我們若把“**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套用到某一特定主體上，則對此一主體來說，**e** 使得 **h** 具有明證性。承接上述小唐的例子，假設小唐的所有證據包含 **e** 和 **h**，**e** 是「小唐以為那裡有一隻貓」，**h** 是「小唐看到那裡有一隻貓」。如果對小唐來說，「小唐目前處於幻覺的狀態」不是具有明證性的，那麼就算小唐有「小唐目前處於幻覺的狀態」這樣一個信念，也不足以讓“**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失效。因此，齊桑姆將此例一般化為「對 **S** 來說，**e** 使得 **h** 具有明證性」，其定義如下：

對 **S** 來說，**e** 使得 **h** 具有明證性，意即：(1) 對 **S** 來說，**e** 是具有明證性的；
(2) 凡是 **h** 所涵衍的信念 **i**，**e** 傾向使得 **i** 具有明證性；(3) 對 **S** 來說，沒有一個具有明證性的信念 **d**，**d** 會使得“**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失效。³² **【D9】**

根據 **D9**，我們知道如果對小唐來說，「小唐看到那裡有一隻貓」是具有明證性的，那麼有三件事要同時成立。第一：對小唐來說，「小唐以為那裡有一隻貓」是具有明證性，也就是說「小唐以為那裡有一隻貓」是小唐的所有證據之一。第二：“**e**

³¹ See Chisholm, 1989, TK. p.53. **D** defeats **e**'s tendency to make **h** evident =DF **e** tends to make **h** evident; and **d** & **e** does not tend to make **h** evident.

³² See Chisholm, 1989, TK. p.53. **e** makes **h** evident for **S** =DF. (1) **e** is evident for **S**; (2) **e** tends to make whatever **h** entails evident; and (3) nothing that is evident for **S** defeats **e**'s tendency to make **h** evident.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要成立。第三：沒有任何一個具有明證性的信念 d，會使得“e 傾向使得 h 具有明證性”失效，亦即 e、h 和 d 不可能同時是小唐的所有證據之一。對齊桑姆來說，當這三點成立時，對小唐來說，「小唐看到那裡有一隻貓」就具有明證性。

先前從 D7 得知，沒有一個信念傾向使得自己本身具有明證性。現在我們從 D9 也可得知，對任何人來說，沒有一個信念可以讓自己具有明證性的。雖然沒有一個信念可以使自己本身具有明證性，不過我們特別要注意的一點是，如果對我們來說，e 是具有明證性的，那麼任何 e 所涵衍的信念對我們來說也是具有明證性的。所以對我們來說，一個具有明證性的信念之理據是從其他對我們來說也是具有明證性的信念所提供的。例如：對我來說，「我以為看到那裡有一隻貓」是具有明證性的，而「我以為看到那裡有一隻貓」涵衍「我有一個感覺」，因此對我來說，「我有一個感覺」也是具有明證性的。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我有一個感覺」之理據是從「我以為看到那裡有一隻貓」所導出來。

經由齊桑姆的理論，我們知道某些經驗信念可以證成其他信念，使之具有可能性或具有明證性，就像科學解釋是需要很多經驗信念來支撐的。這些用來證成其他信念的經驗信念有些是關於自身呈現性質之信念，也就是齊桑姆所謂的基礎信念。齊桑姆認為我們用這些基礎信念，可以證成其他經驗信念；再用這些已證成的信念，我們就可以證成其他未證成的信念。不過這樣的證成活動是單向的，可是齊桑姆發現有些信念之證成關係是雙向的。關於這一點，早期的基礎論是無法解釋的。然而，他在《知識理論》融入一些融貫論的主張，認為有些信念不一定透過前面所說的方式獲得理據，而是透過相互證成的方式獲得理據。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齊桑姆其他關於信念證成的方式。

第三項 其他證成之方式

一、同時成立

如果說天下雨可以解釋地面濕濕的情況，那麼地面濕濕是否也可以用來解釋天下雨的情況呢？我們都知道地面濕濕的，不表示先前一定下過雨，也許是剛好有灑水車經過之類的可能情況。但是一般我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往往會認為地面才會濕濕的，一定是外頭剛剛下過雨了。因此，我們知道有些信念的證成活動不一定是單向的。就像我們在堆營火，只有一根木材是堆不起來的，但是如果我

們有三根以上的木材，那麼我們就可以把營火堆起來。從這些例子來看，齊桑姆認為有些信念的證成方式可能是相戶支持的（mutually support），或者是透過一群信念而得到它們的理據。

舉例來說，假設 p 是「大部分的烏鴉都是黑色的」、 q 是「棲息在南半球的烏鴉都是黑色的」和 r 是「棲息在北半球的烏鴉都是黑色的」。我們發現有三個關係會成立： p 和 q 傾向使得 r 成為可能； q 和 r 傾向使得 p 成為可能； p 和 r 使得 q 成為可能。換句話說，這三個命題每一個都可以被另外兩個命題之連言，使之成為可能。但是我們單憑其中某一個命題，就沒有辦法使得另外兩個命題之連言成為可能。因此，像上述這三個命題，其理據是依賴其他命題之連言而來的，齊桑姆把這類的命題稱之為「同時成立的命題」（concurrent proposition）。他如此定義“ p 是同時成立的信念”： p 屬於一個由三個或三個以上的信念所構成之集合 X ，在 X 中任何一個信念都是被其他信念之連言，使之成為可能；換言之， p 屬於 X ，而 X 的每一個成員都是相互支持的。³³回到上述的例子，倘若在 $\{p, q, r\}$ 集合中，我們加入某個信念 s ， s 是「棲息在亞洲的烏鴉是黑色的」，那麼我們將會發現「 $p \& q \& r$ 傾向使得 s 成為可能」，且「 $p \& q \& s$ 傾向使得 r 成為可能」，且「 $p \& s \& r$ 傾向使得 q 成為可能」，且「 $s \& q \& r$ 傾向使得 p 成為可能」。因此，根據齊桑姆關於「同時成立的信念」之定義， $\{p, q, r, s\}$ 也是一個同時成立的集合，而且 p, q, r, s 都是相互支持的信念。

如果對我們來說， s 屬於某個同時成立的集合，那麼對我們來說，有什麼意義呢？假設本來我們對 s 持保留態度；也就是我們既不相信 s ，也不會相信 $\neg s$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齊桑姆關於「相互支持」的概念，如果 s 屬於 $\{p, q, r, s\}$ ，那麼「 p 且 q 且 r 」使得 s 成為可能的。因此，原本對我們來說，擱置 s 是有理據的。因為 s 屬於 X 這個同時成立的集合，使得 s 對我們來說是可能的。和先前的情況相比， s 的知識地位是提高了。從這個例子，齊桑姆形構一條原則，讓某些知識地位較低的經驗信念獲得較高的知識地位，其形式如下：

如果有一個由同時成立的信念所形成之集合，此集合內每一個成員對 S 來說

³³ See Chisholm, 1989, TK. p.71. A is a set of proposition that are concurrent for S =DF. A is set of three or more propositions each of which is made probable for S by the conjunction of the others.

都是知識上無虞的，且其中某一個信念對 S 來說是已無合理的懷疑，那麼此集合內所有的信念都是已無合理的懷疑。³⁴ **【MP2】**

因為齊桑姆形構這一條知識原則，使得他同時也得到融貫論的好處，不但說明了證成活動並非只能由單一方向作解釋，也讓某些信念藉由「相互支持」之概念獲得相同或更高的知識地位。如此一來，我們經驗信念就有可能獲得較高的知識地位，而成為知識。除此之外，齊桑姆還有其他方法也可以讓信念具有知識地位，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齊桑姆如何用知識原則，來證成我們的信念。

二、知識原則

透過前幾項的討論，我們已經概要地知道什麼是齊桑姆所主張的基礎信念，也知道我們如何運用這些信念來證成其他信念；再加上，齊桑姆利用融貫論的特點，主張某些信念的知識地位是同時成立的。透過這幾種方法，我們可以用某些關於我們經驗的信念證成關於外在世界的信念。然而，除此之外，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方法也可以讓信念具有知識地位呢？齊桑姆認為我們可以應用先前所定義的幾個知識概念，形構出幾條知識原則（epistemic principles）。而這些知識原則將可以告訴我們，在某些條件之下，我們的信念具有某種知識地位。齊桑姆的知識原則一共有十條，包含先前所提到的兩條原則—MP1 和 MP2—在內。在此，我們將逐一列舉另外八條知識原則，其內容如下：

MP3. 接受 h 傾向使得 h 成為可能。³⁵

MP4. 如果 S 接受 h，又如果 h 沒有被 S 的所有證據所否認，那麼 h 對 S 來說是可能的。³⁶

MP5. 如果 S 接受 h，又如果關於對 S 來說是可能的信念所形成的集合，非 h 不是可能的，那麼 h 就是知識上無虞的。³⁷

³⁴ See Chisholm, 1989, TK. p.71. If there is a set of concurrent propositions such that all of the propositions are epistemically in the clear for S and one of them is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for S, then all of them ar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for S.

³⁵ See Chisholm, 1989, TK. p.63. Accepting h tends to make h probable.

³⁶ See Chisholm, 1989, TK. p.63. If S accepts h and if h is not disconfirmed by S's total evidence, then h is probable for S. 這裡「否認」的意思，是指如果 e 否認 h，則 e 傾向使得-h 成為可能。

³⁷ See Chisholm, 1989, TK. p.64. If S accepts h and if not-h is not probable in relation to the set of propositions that are probable for S, then h is epistemically in the clear.

- MP6. 如果 S 把那當作有 F，又如果「有一個被 S 當作是 F 的東西」，對 S 來說是知識上無虞的，則「S 知覺到是 F 的某物」，對他來說是已無合理的懷疑。³⁸
- MP7. 如果你知覺到那裡有 F（向你）顯現，又如果對你來說，「你知覺到那裡有 F（向你）顯現」是知識上無虞的，則有兩個信念對你來說都是已無合理的懷疑，其一：「你知覺到那裡有 F」；其二：「那裡有 F」。³⁹
- MP8. 如果「顯現為如此這般」，對 S 來說是具有明證性的，又如果「有某物（向 S）顯現為如此這般」，對 S 來說是知識上無虞的，那麼對 S 來說，「有某物（向 S）顯現如此這般」是具有明證性的。⁴⁰
- MP9. 如果 S 以為那裡有 F，又如果「他知覺到有是 F 的某物」，對 S 來說是已無合理的懷疑，那麼「他知覺到有是 F 的某物」，對 S 來說是具有明證性的。⁴¹
- MP10. 如果有一個同時成立的信念所形成的集合，此集合內所有的信念對 S 來說都是已無合理的懷疑，且他們其中某個信念對 S 來說是具有明證性的，那麼此集合所有的信念對 S 來說都是具有明證性的。⁴²

根據這十條知識原則，齊桑姆認為只要我們滿足這些原則的前項，那麼原則的後項將告訴我們，我們的信念具有何種知識地位。接下來，我們將一一說明齊桑姆這些知識原則的特性。

MP3 並不是告訴我們，只要是我們所接受的信念就是可能的。而是當我們接

³⁸ See Chisholm, 1989, TK. p.65. If S takes there to be an F, and if it is epistemically in the clear for him that there is an F which he takes to be F, then it is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for S that he is perceiving something to be F.

³⁹ See Chisholm, 1990, p.25. If you veridically perceive there to be an F that is appearing to you, and if that belief is epistemically acceptable for you, then (1) the belief that you are perceiving there to be an F and (2) the belief that there is an F is also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for you. 這裡的“veridically perceive”等同於知識理論的“perceive”；“epistemically acceptable”等同於“epistemically in the clear”。

⁴⁰ See Chisholm, 1989, TK. p.71. If being appeared ---- to is evident for S, and if it is epistemically in the clear for 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appears ---- to him, then it is evident for 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appearing ---- to him.

⁴¹ See Chisholm, 1989, TK. p.72. If S takes there to be an F and if it is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for S that he is perceiving something to be F, then it is evident for S that he is perceiving something to be F.

⁴² See Chisholm, 1989, TK. p.72. If there is a set of concurrent propositions such that all of them ar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for S and one of them is evident for S, then all of them are evident for S.

受某個信念，則我們是有初步地理據去相信這個信念比相信這個信念之否定來得更合理，也就是說我們會傾向認為我們所接受的信念是可能的。MP4 和 MP5 都沒有涉及“傾向”，只是表達信念的合理性。寬鬆地來說，如果有信念是初步有地理據的，且這個信念和其他已證成的信念不衝突，那麼這個信念也是被證成的信念。MP6 到 MP9 告訴我們，我們的經驗信念如何具有較高的知識地位。舉例來說，阿弟以為那裡有 F。根據 MP3、MP4 和 MP5，如果阿弟的所有證據無法否證「阿弟以為那裡有 F」，也不會傾向使得「阿弟以為那裡沒有 F」成為可能，那麼對阿弟來說，「阿弟以為那裡有 F」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知識上無虞的。接著，我們再根據 MP6，如果阿弟以為那裡有 F，又如果對阿弟來說，「有一個被他當作是 F 的東西」是知識上無虞的，則對阿弟來說，「他知覺到是 F 的某物」是已無合理的懷疑。由此可知，除非主體所持有的信念和他自己本身的信念系統有矛盾，否則只要透過 MP3、MP4 和 MP5，則主體可以滿足 MP6 的前項。一旦主體滿足 MP6 的前項，那麼主體的經驗信念就是已無合理的懷疑。依此類推，只要主體能夠滿足齊桑姆這些知識原則的前項，則主體的信念就會享有較高的知識地位。例如：根據 MP9，如果阿弟以為那裡有 F，又如果對他來說，「他知覺到有 F 的某物」是已無合理的懷疑，那麼對阿弟來說，「他知覺到有 F 的某物」是具有明證性的。最後，MP10 告訴我們，我們的經驗信念可以利用「同時成立」之概念，而某一群信念就有可能獲得更高的知識地位。如此一來，透過齊桑姆的知識原則，我們的經驗信念就可以一步一步被證成。

如上述所言，我們可以運用這些知識原則來證成我們的經驗信念。但是我們可能會有疑問：這些原則是如何被證成的呢？如果這些原則基本上是錯的，那麼我們的信念就不算被證成的。齊桑姆在〈知識原則之地位〉曾經提到這個問題。他部分地認為這些知識原則是必然為真，也就是說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不管什麼人，凡是處於某一知識原則之前項所描述的狀態下，必然也會處於此原則之後項所描述的狀態下。再進一步來說，這些原則可能是先驗綜合的。首先，這些原則並不是因為它的形式而為真，所以它們是綜合的。再者，這些原則是必然的，如果我們可以知道這些原則為真，那麼這些原則就是先驗的。⁴³

⁴³ 關於知識原則之合理性，是採用齊桑姆 1990 年發表的〈知識原則之地位〉之說法。因為齊桑姆 1989 年關於知識原則之合理性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因此，我們在這裡採用 1990 年的版本。稍後，

總結來說，只要齊桑姆所提供的知識原則是先驗為真的，那麼我們可以利用這些知識原則來證明我們的信念。一旦我們的信念被證成了，只要我們相信它且它為真，那麼我們就可以成功獲得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



我們將會討論另一種關於 1989 年的說法，並且相互比較。